



丁巳七〇二
23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6-0262

1996年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东方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 / [俄] 陀斯妥耶夫斯基原著；张宏源改写。 -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9
(世界少年文学精选)
ISBN 7-200-02963-7**

I. 罪… II. ①陀… ②张… III. 世界文学名著 - 少年
版 IV. I 28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9797 号

罪与罚

ZUI YU FA

[俄] 陀斯妥耶夫斯基/原著
张宏源/改写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07 000 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 001—23 000

ISBN 7-200-02963-7

1 • 340 定价：12.00 元



● 张宏源

交战的内心世界

《罪与罚》是一本以心理描写取胜的小说，尤其是犯罪心理，其精彩处可说是以前这类小说中所未有的，因此出书百余年来，文艺批评家争论不休，心理学家探讨不休，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更是研读不辍。现在我们把这部不朽巨著的内容与作者简介如下：

大学生洛迦·拉斯科尔尼柯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否定社会上的一切权威，坚称个人应享有绝对的自由，主张彻底改革政经制度。由于家庭的接济一度中断，在穷极无聊下患上妄想症，把自己视作“超人”，有权力支配世界，制裁坏人。因此种偏激思想的作祟，他谋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他认为她是只“人虱”，社会的寄生虫，应该除去，所以自己的谋杀行为是为社会除害，不用负刑事上的

责任。但是一旦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却又无法自圆其说，因而饱受良心的谴责。大病一场后更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终于俯首认罪，接受惩罚——充军西伯利亚。

他的悔罪固然是因天良未泯，然而如果没有爱人的感化、母妹的温情、好友的开导、刑警的劝诱，也不会在经历一番痛苦的煎熬后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尤其是索妮亚，默默地爱他，明知他是杀人犯而不改初衷，使他大彻大悟，否则他很可能走上毁灭之途。最后，索妮亚跟他到西伯利亚，陪他“赎罪”。他的妹妹与好友也准备前去，等他刑期满后，再一同创造新生活。

作者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莫斯科，是一个外科医生的次子。军事机械学校毕业后，在军政部的机械司服务一年即辞职。二十八岁那年，因参加农奴解放运动，被判死刑，临刑前一刻钟改判到西伯利亚的服刑。服刑四年后，又当了六年小兵，才回到彼得堡，从事写作。一般公认他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为俄国文学史上的三大巨人。

纵观陀氏一生，可说是揉合善恶于一身，缺点与美德一样多。他是个孤注一掷的赌徒，也是个最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可在本书的男主角身上，看到他的影子：不满现实，自大而又自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具有圣洁的灵魂，却也有污秽的一面；自己负债累累，却会向人伸出伟大的援手。陀氏也有像拉斯科尔尼柯夫那



样囊空如洗、告贷无门的境遇，但是书中人物杀人泄愤，而他却升华成文学创作的泉源。

陀氏除这本《罪与罚》外，其他名著尚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穷人》、《白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室的回忆》等，每一本都是洞彻人情、剖析人性的伟大作品。



洛迦·拉斯科尔尼柯夫：彼得堡大学法科学生，有崇高的理想，梦想自己能“手援天下”，但现实却是无情的，不容他做白日梦。为了替社会“除害”，他用斧头劈死一个重利盘剥穷人的老太婆，后来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天理人欲之战后自首，被充军西伯利亚。



索妮亚：一个公务员的女儿。父亲失业，为了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牺牲自己的幸福去当妓女。像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清雅高洁，更以她无比的爱心与耐心，唤醒了洛迦的迷梦，拯救了他堕落的灵魂。



拉祖米兴：洛迦的同窗好友。虽然与洛迦一样贫穷而不满现实，但他却奋发有为，四处兼差，寻找寄托，终于获得洛迦的妹妹的垂青，与她结为夫妇。



杜妮亚：洛迦的妹妹，当家庭教师赚钱来济助哥哥念大学。又为了哥哥的前途与母亲的生活着想，答应一个自己所厌恶的中年律师的求婚，后来虽没嫁给他，却也受尽了委屈与惊吓。



彼得罗维奇：精明干练的警官。早就知道洛迦是杀人犯，但基于尊重与同情，只采取迂回战术，与洛迦斗智，让他有反省的机会。若非他给了洛迦自首的机会，洛迦非被判处死刑不可。



夏日的黄昏	1
放高利贷的老太婆	6
悲惨的身世	12
家 书	18
魔鬼的呼唤	26
终于动手了	32
警方的传票	43
梦游一般	52
被捕的嫌疑犯	61
妹妹的未婚夫	66
奇怪的问话	71
路上惨剧	75
母亲和妹妹	83
话中之谜	96
噩梦频频	102
圣经的教诲	112
笼中之鼠	116
意外事件	124
索妮亚的叹息	130
你是犯人	140
警官的同情心	147



“唉，起来吧！”

洛迦·拉斯科尔尼柯夫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说是床，其实是一张旧沙发做的代用品，粗陋不堪。

“好脏呀！”他起床后，看了看房子的四周说。

他住的地方是五层楼房的屋顶阁楼，与其说是房间，倒不如说是储藏室来得恰当些。

就连这种蹩脚房间，洛迦·拉斯科尔尼柯夫也已经五个月没付房租了。房东太太每次看到他就说：

“请付房租吧！付不起的话，就请搬出去！”

所以他很怕和她见面。

可是，在这狭窄的地方，出出入都必须经过那整天敞开着门的厨房前面。而那厨房则是房东太太每天要呆上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所以他每次出入，总是躲躲藏藏的。

“啊！肚子好饿呀……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今天如果再不吃点东西的话，一定会饿死的。”

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寻找有没有可以拿去典当



的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儿值钱的东西，又要开始为出去的路线伤神。因为出去时要经过厨房门口，而且楼梯只有一个，没有别的出口。

(房东太太在吗?)

他悄悄走到厨房前面，幸好房东太太不在厨房里，也没看到下女。

(好! 快走!)

走到大街上，他才放下心来。同时他又想到：

(我将要去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怎么连这种小事还感到害怕?)

他开始笑他自己的胆小。

这里是俄国彼得堡市的小巷子。

街道上很嘈杂，虽然已是黄昏时分，还非常闷热。

在狭窄的道路上，行人来来往往，十分拥挤。而且到处都堆满了如小山般的垃圾，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在工人聚集的酒店门前，一群醉汉红着脸在那里大声叫嚷。神经衰弱的洛迦·拉斯科尔尼柯夫(以下简称洛迦)，看到这些醉鬼，感到有点恶心。

洛迦是个很英俊的青年。乌黑的眼睛，栗色的头发，加上高高的个子，真是风度翩翩。可是因为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他显得非常憔悴。瞳仁的颜色



闪着可怕的亮光，衣服也十分褴褛。

因为现在是黄昏，再加上这里住着很多穷人，他的衣服才不太引人注目。而这里本来就可以说是彼得堡市的垃圾场，是菜市场、小商店、小职员和临时工聚集的地方。

在这种地方，又穿着这身衣服，真是不舒服。如果碰到一个老朋友，那就尴尬呢。正想着，一辆马车载着一个酒鬼从他旁边经过，那酒鬼指着他的帽子大喊：

“喂，看哪，德国帽子！”

洛迦停了下来，赶快抓住自己的帽子。

帽子已经相当旧了，颜色也褪了，还破了好几个洞，边上也破得露出里面的衬布。

他用手拿着帽子的时候，并不是感到不好意思，而是想到：

（这顶帽子不能戴呀，太引人注意了。我做那件事的时候如果戴了这顶帽子，一定马上被人认出来，那不就等于留下一个很明显的线索吗？我要是不注意这些小事，就会坏了我的大事。）

洛迦一路想着，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他很熟悉的街角，转了几下就到了四层楼的公寓。这间公寓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裁缝、打铁匠、女厨娘、德国人、低级公务员和一些女工等，属于下层社会。







他静悄悄地进了房门。幸好没有人出来，他迅速地转向右边的楼梯口。

因为这是他计划中的试探行动，所以心跳很不正常。

(那时候如果也像现在这样就好啦。)

楼梯很窄，光线又暗，他因为已经来查看过好几次了，所以能很顺利地爬上去。可是他的心却跳得咚咚响。

(怎么搞的？没出息！现在就这样紧张，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一面埋怨自己心脏衰弱，一面爬上了三楼，在转角处碰到了搬行李的脚夫。

他一看就知道是原来住在这里的德国人要搬家了。

(嗯，是个好机会，这样看来，上面住的只有老太婆了……万一有什么不顺利的话，还可以在空房间躲一躲。)

他这样想着，又上了一层楼，在老太婆住宅的门前停下，拉响门铃。



门铃的声音很小，铃舌像是打在铁皮上似的，很



难听。

他听到这种声音，身上忽然感到有点发冷。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小缝，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用很锐利的眼光，打量着洛迦。

这个老太婆名叫“伊凡诺夫娜”，是开当铺的。——不，与其说她开当铺，倒不如说她是乘人之危，向那些穷苦或有急需的人放阎王债更为恰当。

她的个子很小，但是有一双凌厉的眼睛和一个尖尖的鼻子。枯黄色的头发上，抹了许多油，细细的脖子上围着法兰绒的披肩。虽然天气很热，仍然穿着一件皮夹克，但已经磨得破旧不堪了。

老太婆一直在咳嗽，她静静地看着来客，脸上露出猜忌的表情。

“我是洛迦，在大学念书，一个月以前曾来拜访过……”他尽量客气地向她说明来意。

“我记起来啦，你来过了。”老太婆再一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

“是的……还是为了同样的事情来麻烦你。”

老太婆点了点头，停了一下，才说：

“喂，你进来吧。”

客厅并不怎么大，黄色的壁纸和靠窗的几盆天竺葵花，被斜射进来的夕阳照得很亮。

（嗯，我采取行动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时候，



阳光会照进来……)

洛迦忽然这样想着。

他尽可能地查看四周的环境，不放过室内的每一个角落。

一张沙发，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一个带镜的化妆台和二、三幅贴在墙上的廉价画片——每样都是旧的，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这些家具和地板，却都擦拭得很干净。

(这些一定是老太婆的妹妹丽莎韦塔做的。)

他把眼光转向里面那间房的门口，从印花布帘子的缝中，可以看到老太婆的床和衣柜。

(啊，大概是那个衣柜！)

这时候，老太婆好像要挡住他的视线似的，站在他的前面问道：

“是什么东西呀？”

“高级货。”他有点慌张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银表：“就是这个。”

银表的背面画着地球仪，并且有铁链连着。

“上一次的期限是前天，已经过期了。”老太婆说。

“我愿意再付一个月利息，请再宽限一下。”

“你难道不知道规矩吗？当品的处理随我的意思。”



老太婆的回答非常无情。接着从洛迦的手上把银表拿过去说：

“又拿来一个没用的东西，这个大概连一卢布都不值。以前你那枚戒指我已经给你当了二卢布（俄国货币单位），像这种货色，新的也不过是一卢布半而已。”

“请你让我当四卢布吧，我一定会来赎的，因为这是父亲遗留给我的纪念品。”

老太婆冷笑了一声，很干脆地说：

“就是一卢布半，而且要先扣利息，不行就算了。”

说完就把表送到洛迦的面前。

“只一卢布半？”他感到很意外地看着老太婆问道。

这真是欺人太甚了！他气得真想马上把表收回，可是想想，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而且他到这里来还有其它目的，所以就改口说：

“算了，一卢布半就一卢布半吧！”

老太婆的脸上毫无表情，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钥匙，走进了里面的房间。一会儿，听到她开衣柜的声音。

（啊，是上面的抽屉……钥匙在右边的口袋，好……）